

钱商

作者：阿瑟·黑利

目录

[第一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三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你即使富有，也和穷苦无异；因为你正像一头不胜重负的驴子，背上驮载着金块在旅途上跋涉，直等死亡来替你卸下负荷。

莎士比亚：《一报还一报》

腐蚀的臭锈，能把深藏的宝物消耗干净，黄金如善于利用，却能把更多的黄金生。

《维纳斯与阿都尼》

第一部

第一章

好久以后，不少人仍忘不了十月第一个星期的那两天。往事还历历在目，回忆令人辛酸。

事情发生在那个星期二。这天，美利坚第一商业银行总裁、银行创始人的孙子——班·罗塞利老头宣布了一项惊人的噩耗，不仅在银行内各部门引起强烈的反响，外界亦颇为之震动。翌日，也就是星期三那天，银行的“旗舰”——市中心分行发现内部有贼。打那以后，未曾料到的事情便接踵而来，弄到后来，破产接着人祸，还酿成死亡的惨剧。

银行总裁突如其来地宣布了这个消息，不像往常那样，事先向大家透露一二。一大早，班·罗塞利就打电话通知手下的高级经理等人。有的人当时正在家里吃早餐；另一些人则一上班就接到了通知。接到通知的人当中，有几个并非经理，只因为他们是银行的老员工，才被班老头视作挚友。

各人接到的通知内容是一样的：上午十一点，请到总行大楼董事会议室来。

到了开会的时候，除了班以外，人都齐了，共有二十来个。他们三三两两小声谈论着，等候议事。大家全都站着，谁也不愿带头从会议桌旁拖出把椅子坐下。会议桌比一个壁球球场还要长，桌旁可坐四十人，桌面擦得锃亮。嗡嗡的人声中，只听见有人厉声喝问：“谁让你送来的？”大家都回过头去张望。说话的是副总经理兼总稽核师罗斯科·海沃德，受责问的是一个穿白上衣的高级职员餐厅的侍者，他端进来好几个装着雪利酒的细颈瓶，这时正在往玻璃杯里斟酒。

海沃德为人严厉古板，在美利坚第一商业银行是个天神般的人物。他一向力主戒酒。这时，海沃德有意看了看表，那神情分明表示：你们这些人不但喝酒，而且大清早就灌起来了。好几个已经伸手去接雪利酒的人忙不迭把手缩了回来。

“是罗塞利先生的吩咐，先生，”侍者答道，“他还特地叮嘱送上最好的雪利酒。”

一个穿着淡灰色时髦衣服的矮胖子转过身子，若无其事地说：“管它是不是大清早，哪有好酒不尝的道理？”

他名叫亚历克斯·范德沃特，长着一双蓝眼睛，头发是浅色的，两鬓已经有点花白。此人也是银行的副总经理。看表面，他嘻嘻哈哈，为人随和，但在不拘礼节、趋附时尚的态度之下，却隐藏着遇事从不手软的决断力。这两位副总经理——海沃德与范德沃特是地位仅次于总裁的第二号人物。两人都老练，也能共事，但在很多方面却是敌手。两人的明争暗斗及观点分歧在银行内处处都有表现，在下属中也各有一批追随者。

这会儿，亚历克斯接过两杯雪利酒，将一杯递给埃德温娜·多尔西。

后者皮肤浅黑，仪态万方，是银行里地位最高的女经理。

埃德温娜看到海沃德不以为然地朝自己扫了一眼。那又怎么样呢？

她暗自想道。她是范德沃特阵营中的忠诚分子，这一点罗斯科本来就知道。

“谢谢，亚历克斯。”她说，接过了酒杯。

一时，空气有些紧张。接着，别人也都学着样子接过酒杯。

罗斯科·海沃德怒气冲冲地沉下脸，他似乎想再说些什么，可马上又改变了主意。

董事会议室的门口，站着一个奥赛罗式的彪形大汉。这人是负责安全事务的副经理，名叫诺兰·温赖特，是在场的两名黑人经理之一。

这时，他提高嗓门叫道：“多尔西夫人及诸位先生——罗塞利先生到！”

顿时，一片肃静。

班·罗塞利站在门口，带着隐约的笑容向众人扫了一眼。同平时一样，罗塞利一出场就给人一种既像面对一个忠厚长者，又像面对社会百姓以钱财相托的一位殷实巨贾的感觉。他看上去确实两种形象兼而有之，穿着也符合双重身份：政治家兼银行家常穿的黑礼服，里边是这等打扮中必不可少的背心，背心正面挂一条细金表链。一眼就看得出来，他和罗塞利一世——那位一个世纪前在一家杂货铺子地下室里开办银行的乔万尼——面貌十分相似。乔万尼长着飘逸的银发和浓密的胡子的贵族式头像已由银行印在存折和旅行支票上，作为信用的象征；在大楼下面的罗塞利广场上，人们还为他建造了一座半身像。

此时此地的罗塞利也是一头银发、蓄着浓密的胡须。一个世纪以来，时尚变过去又变回来，不变的是罗塞利这个家族的进取心。这家人靠着它，再加上心计与无穷的精力，终于为美利坚第一商业银行赢来如今显赫的地位。不过今天，在班·罗塞利身上似乎看不到他惯有的那股活跃劲儿。他拄着手杖走路，这对在场的人可是个新鲜事儿。

罗塞利伸出手去，似乎想把笨重的董事椅拖到身边来。可是离他最近的诺兰·温赖特手脚比他快，这个安全部的头儿一下子把椅子转了过来，让椅背朝着董事会议桌。总裁咕哝了一声表示谢意，坐了下来。

班·罗塞利向众人挥挥手：“不是正式开会，时间也不长。各位要是愿意，就把椅子拖过来围作一圈。啊，谢谢你。”最后这句话是对那个送上雪利酒的侍者说的。侍者等他接过酒杯，便走出会议室去，顺手带上了门。

有人替埃德温娜·多尔西端了一把椅子。另外一些人自己找椅子坐下。但多数人仍旧站着。

亚历克斯·范德沃特说：“看来，是让我们贺喜来了。”他举了举酒杯，“问题是喜从何来？”

班·罗塞利又露出一个转瞬即逝的笑容。“我倒也希望有什么喜事才好呢，亚历克斯，可实际上，我只不过是想，今天这场合，喝点酒也许有好处。”他顿了一顿，于是整个会议室里突然再次充满紧张气氛。

大家都看出来了：今天这个会开得不同寻常。人们脸上露出狐疑和关切的神色。

“我快死了，”班·罗塞利说，“我的医生告诉我，我活不多久了。我觉得应该让你们大家知道。”他举起酒杯，端详着，呷了一口雪利酒。

方才，董事会议室里就没有什么声响，这时则出现了一片死寂。人们不动也不出声，只有从外边才传来一些隐约的声响：打字机轻轻的嗒嗒声、空气调节器的嗡嗡声；远处什么地方，一架喷气式飞机向城市上空飞过。

班老头倾着身子把重量压在手杖上。“行啦，别这么僵着，咱们都是老朋友了，所以我才把你们请到这儿来。另外，对了，省得你们问，我刚才说的全是确定无疑的事实。要是我认为事情还未最后确定，我是会再等一阵子的。你们可能还有另一个疑问——医生说患的是肺癌，已属晚期，可能拖不到圣诞节。”他顿住了，衰颓的老态一下子显露出来。他压低了声音又补充说：“现在你们都知道了，因此你们尽可以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向别人吹吹风。”

埃德温娜·多尔西想：还用选择什么时间吗？一旦董事会议室里的人走空，消息就会像草原野火那样蔓延开去，传遍银行，震动外界。

这将会影响很多人，有的人会发生感情波动，其他人则会就事论事地受到影响。但是，此时此地这消息首先把她搞了个目瞪口呆，她感觉到，其他人的反应也是这样。

“班先生，”在场的一位年长者，信托部高级职员波普·门罗站出来说话了，他的声音有些颤抖，“班先生，你真是把我们弄了个措手不及，我看大家都不知该说什么好了。”

人们发出呻吟般的声音，表示赞同和同情。

一片叽叽喳喳声中，罗斯科·海沃德圆滑流畅地接口说道：“我们所能说的也必须说的是，”总稽核师语气中有一种责备别人的味道，似乎怪大家都不作声，把他推出来开头炮，“这个可怕的消息使我们震惊，使我们悲伤。但与此同时，我们祈祷，但愿还有挽回余地，在时间方面，也还有希望。这儿大多数人都知道，医生说话难得有什么准谱儿；而医学神通广大，可以控制，甚至能完全治好……”

“罗斯科，我说过了，我的病早已过了那样的阶段，”班·罗塞利说，第一次流露出暴躁易怒的神色，“至于医生，给我看病的全是第一流的，这一点难道你想不到吗？”

“是的，我想到了，”海沃德说，“可是我们应该记住，还存在一种比医生更为伟大的力量，而我们大家的职责也正是——”他尖利地向众人扫了一眼，“祈求上帝的恩赐，或者至少赐给你比你所预计的更多的时间。”

老头儿嘲弄地说：“我的印象是，上帝已经打定主意了。”

亚历克斯·范德沃特说：“班，我们都很难受。我特别为我刚才说的话难过。”

“关于贺喜什么的吗？算了，你又不知道。”老头儿咯咯笑着，“再说，为什么不该庆贺呢？我舒舒服服活了一辈子，不是每个人都能过上这种生活。所以，也确实值得庆贺。”他拍拍上衣口袋，接着朝四下看看，“谁有烟？医生逼着我戒了烟。”

好几包烟递了过来。罗斯科·海沃德问道：“你可以抽烟吗？”

班·罗塞利不屑地看了他一眼，但没有作声。人所共知，老头儿虽然看重海沃德银行家的才干，但两人从来谈不上有什么私交。

亚历克斯·范德沃特为银行总裁点着了烟。亚历克斯的眼睛，同会议室里其他人的眼睛一样，噙着泪水。

“在这样的时候，有好几桩事情值得为之高兴，”班说，“其中之一就是别人预先跟你打了招呼，让你有机会把事情料理料理。”喷出的烟在他周围缭绕，“当然啦，另一方面，也有些遗憾，因为有些事情的进展并不尽如人意。你们也可以坐下来好好想想这些事情。”

班·罗塞利没有继承人是憾事之一，这一点用不着老头明说大家都想到了。总裁的独生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阵亡；一个颇有出息的孙子则在前不久死于越南的无谓厮杀。

老头儿狂咳起来。身边的诺兰·温赖特伸过手去，从老人颤抖的手指中接过香烟，把它揷熄。这时大家都看出来了，班·罗塞利变得多么虚弱，今天这个费力的会议弄得他多么疲乏。

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他最后一次到银行。

人们一个接一个走到他跟前，轻轻握握他的手，硬凑出几句话来。

轮到埃德温娜·多尔西告别时，她在老人脸上轻柔地吻了一下。老人眨了眨眼。

第二章

罗斯科·海沃德是头几个离开董事会议室的人中的一个。听了方才的消息，副总经理兼总稽核师有两件紧迫的事情要做。

第一件是要设法保证在班·罗塞利死后顺利地实行权力移交。

第二件事是要保证他本人将被任命为总裁兼总经理。

海沃德入选的呼声已经很高。同他并驾齐驱的是亚历克斯·范德沃特。而且，就银行内部而言，拥戴亚历克斯的人可能更多些。不过，在最有决定权的董事会内，海沃德确信有较多的人支持自己。

说到银行界权术，海沃德是老于此道的。他还有一个条理清晰、冷静犀利的头脑。因而，当上午的会议还在董事室进行的时候，他已经暗暗谋划开了，一等散会，更是直奔自己的办公室。他的办公室镶着护壁板，铺着深棕色的阔幅地毯。从这儿居高临下看街景，真叫人目眩心惊。他坐在办公桌旁，召来了两名秘书中资历较深的那位卡拉汉夫人，飞快下了一通指示。

首先要打电话，跟所有外面的董事联系上。罗斯科·海沃德要逐个跟董事们谈一谈，而这会儿在他的办公桌上正放着一张董事名单。

除非有特别重要的电话打进来，任何人不得打扰他。

另一个指示是让女秘书出去时，把办公室套房的外门关上。这种做法本身就很寻常，因为美利坚第一商业银行的经理都遵循开门办公的传统。这种传统始于一个世纪前，并由班·罗塞利竭力维护至今。这种传统非打破不可，眼下，必须关起门来干点儿私事。

早上开会时，海沃德很快便注意到，除了银行经理部门的大员，美利坚第一商业银行的董事中只有两名在场。这两人同班·罗塞利颇有些私交，显然，请他们到场的原因也正在于此。可是，关于总裁病危这一点，毕竟有十五名董事至今未得到通知。海沃德要设法让这十五人全从他这儿得到私人消息。

他考虑了两种可能性：第一，消息既突然又惊人，因而在得讯人和送讯人之间很可能本能地形成一种联盟；第二，某些董事可能因为没有事先接到通知而生气，特别是在银行某些下层普通员工倒比他们先听到消息的情况下。罗斯科·海沃德准备利用董事们的这种情绪。

蜂鸣器响起。第一个电话接通了，他开始与对方交谈。

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有几位董事不在城里，可多拉·卡拉汉是个干练而忠心的助手，她设法找到他们，把电话转接过去。

打了半小时电话之后，罗斯科·海沃德此刻正在一本正经地通知哈罗德·奥斯汀阁下：“当然，银行的同事们都感慨万千，十分悲痛。班告诉我们的事简直叫人难以相信。”

“天哪！”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也流露出同样惊愕的情绪，“而且还是由当事人亲自宣布！”哈罗德·奥斯汀是本城要人，名门世家的第三代子孙。很久以前，他当过一任国会议员，因此被人尊称作“阁下”，而他本人也鼓励别人使用这个称呼。目前，他是全州最大广告公司的老板，是老资格的银行董事，在全体董事中举足轻重。

对方提到当事人亲自宣布病危这一点给了海沃德一个空子，正中他的下怀。“关于宣布这项消息的方法，你的意思我完全明白。说老实话，很不寻常。我最关注的是他居然不先通知董事们。我认为本应先通知他们。但既然如此，我认为自己有责任立即通知你和其他各位。”海沃德长着鹰钩鼻子的严峻的脸上露出十分专注的神情，无框眼镜的后面，一双褐色的眼睛闪着寒光。

“我同意你的看法，罗斯科，”电话里传来对方的声音，“我认为本应该通知我们。谢谢你考虑得这么周到。”

“多谢你这么说，哈罗德。在这样的时刻，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妥当。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得有人出来领导。”

直呼别人的教名，对海沃德说来是很自然的事情。他本人也出身名门，与全州大多数的权势集团过从甚密，在被英国人称之为“大亨社交网”的圈子里是一个颇有些地位的人物。他的熟人和朋友远不只限于本州范围内，在华盛顿官场和其他地方也都有关系。对自己的社会地位和那些要人朋友，海沃德是很自豪的。他还喜欢提醒别人，签署了《独立宣言》的开国元勋之一是他的嫡系祖先。

这会儿，他正提醒对方注意：“通知董事会成员的另一个原因，是班病危的坏消息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且还会很快传开。”

“这还用说吗，”哈罗德阁下表示同意，“很可能等不到明天，报界就会知道，就会来打听。”

“一点儿不错。如果报道不当，客户们会恐慌，本行股票的价格就会看跌。”

“嗯。”

罗斯科·海沃德可以感觉到这会儿董事先生的头脑正在飞快地运转。哈罗德阁下代表的是奥斯汀家族信托公司，这家公司手中握有美利坚第一商业银行的大笔股票。

海沃德提醒对方：“当然，如果董事会采取有力措施，使股东和客户以及社会外界安下心来，那就不会有多大影响了。”

“除了班·罗塞利的朋友们。”哈罗德·奥斯汀用干巴巴的语调提醒他。

“我是完全撇开个人丧友的痛苦而谈的。请相信，我的悲哀决不亚于任何人。”

“那么，你到底有什么想法，罗斯科？”

“一般来说，哈罗德，不能出现权威中断的情况；而说得具体一点，总裁的位置不能空着，空一天也不行。”海沃德接着说，“尽管我十分尊敬班，尽管我们大家都深切地爱他，我还是要说，本行常被人看作由一个人掌管经营着，这种看法流行的时间已经够长了。当然，多年以来，情况就已经不是这样了，要是由一个人唱独角戏，哪一家银行都不可能挤进全国二十家大银行之列。可硬是有些外人这么看。所以，尽管目前大家都沉浸在悲痛中，董事会还是应该利用这个机会采取步骤，消除这种无稽之谈。”

海沃德感觉到对方在怀着戒心考虑如何回答才好。他还想象得出奥斯汀的模样：一个正在老去的花花公子式的漂亮人物，穿着花哨艳丽，留一头时髦的铁灰色长发，也许，像往常一样，嘴角还叼着一支粗大的雪茄。可是，哈罗德阁下不是任人摆布的傻瓜。大家都知道，他事业兴隆，是一位精明的生意人。最后，他终于表态了：“我认为你关于权威不得中断的论点是成立的。我也同意必须选定班·罗塞利的继任，也许还得赶在班过世之前把继任的名字公布出去。”

海沃德全神贯注地听着。

“我倒觉得你挺合适，罗斯科。好久以来，我就有这样的看法。你有合格的资历，有经验，人也坚强。所以，我保证支持你，我还可以去说服一些董事，让他们站在我这边儿。想来，你希望我这样做吧。”

“我自然感激不尽……”

“当然，作为酬劳，我也可以时而请你帮点儿什么忙。”

“这是合情合理的。”

“好，就这么谈妥啦。”

罗斯科·海沃德挂上电话，心想这番交谈真是不能更理想了。哈罗德·奥斯汀是个信守诺言的君子。

刚刚打的那几通电话结果同样不错。

很快，他又跟另一位董事在电话里交谈起来。这位董事名叫菲利普·约翰逊，是中部大陆橡胶公司的总经理。交谈过程中，海沃德发现又有机可乘。原来，约翰逊主动表示，坦率地说，他和亚历克斯·范德沃特合不来，因为他发现后者的观点完全是旁门左道。

“亚历克斯就是相信那一套旁门左道。”海沃德说，“当然，他在私生活方面也碰到了一些问题。我不知道这两者有多少联系。”

“什么样的问题？”

“其实不过是女人问题。旁人并不愿意……”

“这可不是小事，罗斯科。我不张扬出去，你往下说就是。”

“嗯，首先，亚历克斯夫妇不和。其次，他搞上了别的女人。第三，这女人是个左派激进分子，她的事老是上报纸，而那些事对银行说来又没有一点儿好处。我有时不免忖度这女人对亚历克斯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可是正像我刚才说的那样，旁人本来并不愿意……”

“你把这种事告诉我是对的，罗斯科，”约翰逊说，“这种事情应该让董事们知道。你说是左派，对吗？”

“对。她名叫马戈特·布雷肯。”

“我好像听说过这个女人，听到的全不是什么好事。”

海沃德微微一笑。

但是，再打过两个电话之后，他就不那么兴高采烈了。这一回他接通了一个在城外的董事伦纳德·L·金斯伍德，诺桑钢铁公司的董事长。

当海沃德提到银行董事理应先得知班·罗塞利的声明时，这个炼炉焊工出身的金斯伍德对他说：“别给我来这一套，罗斯科。换了我是班，我也会这样做的：先通知最亲近的人，董事和其他那些自命不凡的大亨尽可慢一步。”

当说到美利坚第一商业银行的股票可能因此跌价时，金斯伍德的反应是：“那又怎么样？”

“不错，”他接着往下说，“消息一传开，美利坚第一商业银行的股票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行情牌上会跌下那么一两点。这是因为证券买卖多数是由那些比老娘们还不如的神经质的家伙在背后操纵的，这些人分不清什么是歇斯底里，什么是事实。可同样毫无疑问的是，股票价格在一周内又会回升，因为它就值这个价，而银行又靠得住。这一点我们这些了解内情的人全知道。”

谈到后来，金斯伍德又说：“罗斯科，你这番游说的目的，就像刚擦过的窗子，别人一眼可以看透。所以，我想还是把我的立场说明白，省得浪费时间。你是个出类拔萃的稽核员，在我见到过的跟数字和钞票打交道的人当中，你是头等的。随便哪一天，倘若你有意转到我们诺桑公司来做事，想多挣点钱，捞个股东当当，那我就调动手下人，一定让你主管金融财务。这既是建议，也是我的诺言。我可是认真的。”

海沃德含糊不清地表示领情，可钢铁公司的董事长并不理会，自顾自地往下说。

“不过，虽说你是个干才，罗斯科，我的意思是你并不是主管全局的材料。至少，我是这么看的：董事们开会决定班的继任时，我也将这么说。另外，我还不妨告诉你，我看中的是范德沃特。我想这一点应该让你知道。”

海沃德心平气和地回答：“感谢你的坦率，伦纳德。”

“好，要是你愿意认真考虑我刚才的提议，随时给我打个电话。”

罗斯科·海沃德完全无意为诺桑钢铁公司做事。金钱对他固然重要，可是听了刚才伦纳德·金斯伍德这几句尖刻的评语之后，自尊心决不允许他转而为诺桑公司工作。此外，他对于在美利坚第一商业银行内独占鳌头还是很有把握的。

电话又响了。他接过话筒，多拉·卡拉汉报告说又接通了一名董事。

“是弗洛伊德·莱贝雷先生。”

“弗洛伊德，”海沃德把嗓子压得低低的，语调十分严肃，“我深感遗憾，有个悲痛的消息要告诉你。”